紅樓夢/第11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一八回　記微嫌舅兄欺弱女　驚謎語妻妾諫痴人

說話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，明知也難挽回。王夫人只得說道：“姑娘要行善，這也是前生的夙根，我們也實在攔不住。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了事体。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，也是好處。卻有一句話要說，那頭髮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的心真，那在頭髮上頭呢。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，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，才鬧到那個分兒。姑娘執意如此，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。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：他若願意跟的，就講不得說親配人，若不願意跟的，另打主意。”惜春聽了，收了淚，拜謝了邢王二夫人，李紈，尤氏等。王夫人說了，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。彩屏等回道：“太太們派誰就是誰。”王夫人知道不願意，正在想人。襲人立在寶玉身後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，防著他的舊病。豈知寶玉歎道：“真真難得。”襲人心里更自傷悲。寶釵雖不言語，遇事試探，見是執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淚。王夫人才要叫了眾丫頭來問。忽見紫鵑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，回道：“剛才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著怎麼樣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，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。”紫鵑道：“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，并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。我有句話回太太，我也并不是拆開姐姐們，各人有各人的心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場，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，實在恩重如山，無以可報。他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他去。但是他不是這里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難以從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，服侍姑娘一輩子。不知太太們准不准。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”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，只見寶玉聽到那里，想起黛玉一陣心酸，眼淚早下來了。眾人才要問他時，他又哈哈的大笑，走上來道：“我不該說的。這紫鵑蒙太太派給我屋里，我才敢說。求太太准了他罷，全了他的好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頭里姊妹出了嫁，還哭得死去活來，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勸，倒說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，我索性不明白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，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。若是真的，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，若是不定的，我就不敢混說了。”惜春道：“二哥哥說話也

好笑，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？我也是象紫鵑的話，容我呢，是我的造化，不容我呢。還有一個死呢。那怕什麼！二哥哥既有話，只管說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這也不算什麼泄露了，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！”眾人道：“人家苦得很的時侯，你倒來做詩。慪人！”寶玉道：“不是做詩，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。你們聽聽罷。”眾人道：“使得。你就念念，別順著嘴兒胡謅。”寶玉也不分辯，便說道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妝。

可怜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！

李紈寶釵聽了，詫异道：“不好了，這人入了迷了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，點頭歎息，便問寶玉：“你到底是那里看來的？”寶玉不便說出來，回道：“太太也不必問，我自有見的地方。”王夫人回過味來，細細一想，便更哭起來道：“你說前兒是頑話，怎麼忽然有這首詩？罷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們叫我怎麼樣呢！我也沒有法兒了，也只得由著你們罷！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！”寶釵一面勸著，這個心比刀絞更甚，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，幸虧秋紋扶著。寶玉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勸，只不言語。賈蘭賈環聽到那里，各自走開。李紈竭力的解說：“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，他想來是痛极了，不顧前後的瘋話，這也作不得准的。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，好叫他起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什麼依不依，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，那也扭不過來的。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。”紫鵑聽了磕頭。惜春又謝了王夫人。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。寶玉念聲“阿彌陀佛！難得，難得。不料你倒先好了！”寶釵雖然有把持，也難掌住。只有襲人，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說：“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。”襲人哭道：“這麼說，我是要死的了！”寶玉聽到那里，倒覺傷心，只是說不出來。因時已五更，寶玉請王夫人安歇，李紈等各自散去。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，後來指配了人家。紫鵑終身伏侍，毫不改初。此是後話。

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只過境，河道擁擠，不能速行，在道實在心焦。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，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，想來探春一定回家，略略解些煩心。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，心里又煩燥。想到盤費算來不敷，不得已寫書一封，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，叫人沿途迎上來應需用。那人去了幾日，賈政的船才行得十數里。那家人回來，迎上船只，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。書內告了多少苦處，備上白銀五十兩。賈政看了生氣，即命家人立刻送還，將原書發回，叫他不必費心。那家

人無奈，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。

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，心中煩悶，知事辦得不周到，又添了一百，央求來人帶回，幫著說些好話。豈知那人不肯帶回，撂下就走了。賴尚榮心下不安，立刻修書到家，回明他父親，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。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。賈薔明知不能，過了一日，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复了。賴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，叫他告病辭官。王夫人并不知道。

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，心里便沒想頭，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，無所抵償，便和賈環相商。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，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，早被他弄光了，那能照應人家。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布巧姐出氣，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，故意的埋怨賈芸道：“ 你們年紀又大，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，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。 ”賈芸道：“ 三叔，你這話說的倒好笑，咱們一塊兒頑，一塊兒鬧，那里有銀錢的事。 ”賈環道：“ 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，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？ ”賈芸道：“ 叔叔，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，外藩花了錢買人，還想能和咱們走動么。 ”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，賈芸雖然點頭，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，也不當事。恰好王仁走來說道：“ 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，瞞著我么？ ”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。王仁拍手道：“ 這倒是一种好事，又有銀子。只怕你們不能，若是你們敢辦，我是親舅舅，做得主的。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，我找邢大舅再一說，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伙說好就是了。 ”賈環等商議定了，王仁便去找邢大舅，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，說得錦上添花。

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，心里願意，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。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：“ 若說這位郡王，是极有体面的。若應了這門親事，雖說是不是正配，保管一過了門，姊夫的官早复了，這里的聲勢又好了。 ”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，被傻大舅一番假話，哄得心動，請了王仁來一問，更說得熱鬧。于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。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。那外藩不知底細，便要打發人來相看。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，說明“ 原是瞞著合宅的，只是王府相親。等到成了，他祖母作主，親舅舅的保山，是不怕的。 ”那相看的人應了。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，并回了王夫人。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歡喜。

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，都是艷妝麗服。邢夫人接了進去，敘了些閒話。那來人本知是

個誥命，也不敢待慢。邢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沒有和巧姐說明，只說有親戚來瞧，叫他去見。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，那管這些，便跟了奶媽過來。平兒不放心，也跟著來。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，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，略坐了一坐就走了。倒把巧姐看得羞臊，回到房中納悶，想來沒有這門親戚，便問平兒。平兒先看見來頭，卻也猜著八九必是相親的。“但是二爺不在家，大太太作主，到底不知是那府里的。若說是對頭親，不該這樣相看。瞧那幾個人的來頭，不象是本支王府，好象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，且打聽明白再說。”

平兒心下留神打聽。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，平兒一問，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。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，雖不和巧姐說，便赶著去告訴了李紈寶釵，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，便和邢夫人說知。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并王仁的話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說：“孫女兒也大了，現在璉兒不在家，這件事我還做得主。況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，難道倒比別人不真么！我橫豎是願意的。倘有什麼不好，我和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！”

王夫人聽了這些話，心下暗暗生氣，勉強說些閒話，便走了出來，告訴了寶釵，自己落淚。寶玉勸道：“太太別煩惱，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。這又是巧姐兒命里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一開口就是瘋話。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。若依平兒的話，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么。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，就是親戚家的，也是要好才好。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，配了你二大舅子，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么。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，聽見說是丰衣足食的很好。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，頭里原好，如今姑爺癆病死了，你史妹妹立志守寡，也就苦了。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，可不是我的心坏？”正說著，平兒過來瞧寶釵，并探聽邢夫人的口氣。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呆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“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。若信了人家的話，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，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是個明白人，起來，聽我說。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，他要作主，我能夠攔他么？”寶玉勸道：“無妨礙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”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，也并不言語，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。

這里王夫人想到煩悶，一陣心痛，叫丫頭扶著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寶玉寶釵過來，說睡睡就好的。自己卻也煩悶，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。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，回道：“今早爺爺那里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，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。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，因我老娘來了，叫我先呈給太太瞧，回來我母親就過來來回太太。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。”說著，一面把書子呈上。王夫人一面接書，一面問道：“你老娘來作什

麼？”賈蘭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見我老娘說，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。”王夫人聽了，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，後來放定下茶，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，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，便點點頭兒。一面拆開書信，見上面寫著道：

近因沿途俱系海疆凱旋船只，不能迅速前行。聞探姐隨翁婿來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？前接到璉侄手稟，知大老爺身体欠安，亦不知已有确信否？寶玉蘭哥場期已近，務須實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靈柩抵家，尚需日時。我身体平善，不必挂念。此諭寶玉等知道。月日手書。蓉兒另稟。王夫人看了，仍舊遞給賈蘭，說：“你拿去給你二叔瞧瞧，還交給你母親罷。”正說著，李紈同李嬸過來。請安問好畢，王夫人讓了坐。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商議了一會子。李紈因問王夫人道：“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看過了。”賈蘭便拿著給他母親瞧。李紈看了道：“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，總沒有來，如今要回京了。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本是心痛，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，心里略好些。只是不知幾時才到。”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。李紈因向賈蘭道：“哥兒瞧見了？場期近了，你爺爺掂記的什麼似的。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。”李嬸娘道：“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，怎麼能下場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，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。”李嬸娘點頭。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，來找寶玉。

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，正拿著《秋水》一篇在那里細玩。寶釵從里間走出，見他看的得意忘言，便走過來一看，見是這個，心里著實煩悶。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群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，終久不妥。看他這种光景，料勸不過來，便坐在寶玉旁邊怔怔的坐著。寶玉見他這般，便道：“你這又是為什麼？”寶釵道：“我想你我既為夫婦，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，卻不在情欲之私。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是過眼煙雲，但自古圣賢，以人品根柢為重。”寶玉也沒聽完，把那書本擱在旁邊，微微的笑道：“据你說人品根柢，又是什麼古圣賢，你可知古圣賢說過‘不失其赤子之心’。那赤子有什麼好處，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。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，猶如污泥一般，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网。如今才曉得‘聚散浮生’四字，古人說了，不曾提醒一個。既要講到人品根柢，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！”寶釵道：“你既說‘赤子之心’，古圣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，并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系為赤子之心。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，所謂赤子之心，原不過是‘不忍’二字。若你方才所說的，忍于拋棄天倫，還成什麼道理？”寶玉點頭笑道：“堯舜不強巢許，武周不強夷齊。”寶釵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“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。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，為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圣賢呢！況且你自比夷齊，更不成話，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，有許多難處之事，所以才有托而逃。

當此圣世，咱們世受國恩，祖父錦衣玉食，況你自有生以來，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。你方才所說，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。”寶玉聽了也不答言，只有仰頭微笑。寶釵因又勸道：“你既理屈詞窮，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。但能搏得一第，便是從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”寶玉點了點頭，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一第呢，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，倒是你這個‘從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’卻還不離其宗。”寶釵未及答言，襲人過來說道：“剛才二奶奶說的古圣先賢，我們也不懂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著二爺，不知陪了多少小心，論起理來原該當的，但只二爺也該体諒体諒。況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，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。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，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！那里來的這麼個和尚，說了些混話，二爺就信了真。二爺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么！”寶玉聽了，低頭不語。

襲人還要說時，只聽外面腳步走響，隔著窗戶問道：“二叔在屋里呢么？”寶玉聽了，是賈蘭的聲音，便站起來笑道：“你進來罷。”寶釵也站起來。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，問了襲人的好，——襲人也問了好——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。寶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“你三姑姑回來了。”賈蘭道：“爺爺既如此寫，自然是回來的了。”寶玉點頭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賈蘭便問：“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咱們好生念書了？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，好去誆這個功名。”賈蘭道：“叔叔既這樣，就擬幾個題目，我跟著叔叔作作，也好進去混場，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。不但笑話我，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也不至如此。”說著，寶釵命賈蘭坐下。寶玉仍坐在原處，賈蘭側身坐了。兩個談了一回文，不覺喜動顏色。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，便仍進屋里去了。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，或者醒悟過來了，只是剛才說話，他把那“從此而止”四字單單的許可，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。寶釵尚自猶豫，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，提到下場，更又欣然。心里想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好容易講四書似的才講過來了！”這里寶玉和賈蘭講文，鶯兒沏過茶來，賈蘭站起來接了。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并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，寶玉也甚似願意。一時賈蘭回去，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。

那寶玉拿著書子，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，便出來將那本《庄子》收了，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，如《參同契》《元命苞》《五燈會元》之類，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。寶釵見他這番舉動，甚為罕异，因欲試探他，便笑問道：“不看他倒是正經，但又何必搬開呢。”寶玉道：“如今才明白過來了。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，我還要一火焚之，方為乾淨。”寶釵聽了更欣喜异常。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：“內典語中無佛性，

金丹法外有仙丹。”寶釵也沒很聽真，只聽得”無佛性”“有仙丹”幾個字，心中轉又狐疑，且看他作何光景。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，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，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。寶釵這才放了心。

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：“到底奶奶說話透徹，只一路講究，就把二爺勸明白了。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，臨場太近了。”寶釵點頭微笑道：“功名自有定數，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。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，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。”說到這里，見房里無人，便悄說道：“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，但只一件，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，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，也是不好。”襲人道：“奶奶說的也是。二爺自從信了和尚，才把這些姐妹冷淡了，如今不信和尚，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。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，紫鵑去了，如今只他們四個，這里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，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，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。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里呢。麝月秋紋雖沒別的，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。如今算來只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，況且鶯兒也穩重。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著小丫頭們伏侍就夠了，不知奶奶心里怎麼樣。”寶釵道：“我也慮的是這些，你說的倒也罷了。”從此便派鶯兒帶著小丫頭伏侍。

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，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。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，那一种欣慰之情，更不待言了。到了八月初三，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。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，便回去，仍到靜室中去了。飯後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說閒話兒。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，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：“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。這是老太太的克什。”寶玉站起來答應了，复又坐下，便道：“擱在那里罷。”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：“太太那里夸二爺呢。”寶玉微笑。鶯兒又道：“太太說了，二爺這一用功，明兒進場中了出來，明年再中了進士，作了官，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。”寶玉也只點頭微笑。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，便道：“真要二爺中了，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。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里，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，我們姑奶奶後來帶著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。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。”寶玉聽到這里，又覺塵心一動，連忙斂神定息，微微的笑道：“据你說來，我是有造化的，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，你呢？”鶯兒把臉飛紅了，勉強道：“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，有什麼造化呢！”寶玉笑道：“果然能夠一輩子是丫頭，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！”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，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，打算著要走。只見寶玉笑著說道：“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。”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